

④1 聯經文庫

小說潮

編主○各馬

屆 1 第報合聯

集品作獎說小

聯經文學④

小說潮

——聯合報第一屆小說獎作品集

馬各主編



印翻禁·權版有

聯合報叢書

小說潮

——聯合報第一屆小說獎作品集

編者 聯合報編輯部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合報社

總經銷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郵政劃撥帳戶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電話：七六八三七〇八·三九四〇一三七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第三次印行

我們的報告

「聯合報小說獎」的舉辦，在聯合報來說是一項創舉。

聯副在六十五年三月十八日首先刊出以十萬元徵選三個短篇小說的預告，接著在三月廿八日第一次刊出詳細的徵選辦法。我們知道，獎金的數字並不足以代表一篇作品的真正價值；我們此舉，只是希望鼓盪沉寂已久的小說創作，希望能因此恢復甚至超過曾經有過的蓬勃現象。

啟事刊出後的第三天，我們就收到第一篇作品。接著陸續有作品寄達，每天還有或多或少查詢有關小說獎的電話，直到臨截止收件的最後三天，達最高潮。在總收件一千二百十二件作品中，幾乎有半數是最後三天寄到的，每天上下午兩次送信的時間，總是

一網一網的送到我們面前。截止的當天，也就是七月卅一日深夜十二點前，還有親送作品到報社的。作者們的熱情，使我們十分感動。

我們特別要對一小部分作者表示歉意，他們在截止收件的日期之後才將作品送到報社來，以及八月一日以後投郵的，這些都只能作普通投稿處理。我們知道他們對自己的作品曾付出多少心血去經營，但是我們不得不如此，否則對七月卅一日以前寄稿來的作者就顯得不公平了。

好在「聯合報小說獎」是一年一度的，歡迎大家明年早寄。

關於評選委員的敦聘，我們經過非常審慎的考慮，幾位評選委員，無論是以「創作」為主還是以「評論」為主的作家，無論是年長的或年輕的，都是我國文壇俊彥，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他們是：朱西寧、林海音、林懷民、尉天驄、彭歌、顏元叔。

評選過程是，一千多篇的作品，經過一個六人小組的初選和複選，通過複選的作品，複印六份，分送每位評選委員，然後選出最好的若干篇，在總評選會議中決定名次。

總評會議在八月十七日召開。會中對入圍的作品曾逐篇展開熱烈的討論，名次的決定是獲與會的評選委員一致的同意。由於第一名從缺，所以增加了第二、三獎各一名，

使原定的十萬元獎金不變。我們另以三萬元分贈入選佳作，使獎金總額增至十三萬元。今年度聯合報小說獎到現在已經告一段落，究竟有多少收穫，讀者們自有評斷。但我們認為，這只是撒下了一把種子，只要文藝界朋友們願意和我們一起努力耕耘，相信未來的收成會一年比一年好。

聯合報第一屆小說獎評選結果

第一名 從缺

第二名 二篇

冬祭

丁亞民

掉傘天

蔣曉雲

第三名 二篇

沉情

黃文鴻

喬太守新記

朱天文

聯合報第一屆小說獎評選結果

佳作 十名

大榕樹	七等生
功在杏林	小 赫
四秒鐘	馬叔禮
小喇叭手	黃鳳櫻
凶煞	蔡士迅
生日蛋糕	千 華
天涼好個秋	朱天心
我愛博士	曾台生
故里人歸	鄭清文
關山今夜月	蔣家語

目次

我們的報告	丁亞民	一
聯合報第一屆小說獎評選結果	蔣曉雲	(七) (-)
冬祭	黃文鴻	元
掉傘天	朱天文	二五
沉情	七等生	二四
喬太守新記	千華	二五
大榕樹	小赫	二七
生日蛋糕		
功在杏林		

目次

(五)

天涼好個秋·····	朱天心	二七
四秒鐘·····	馬叔禮	二四
我愛博士·····	曾台生	二七
小喇叭手·····	黃鳳櫻	二五
故里人歸·····	鄭清文	三三
凶煞·····	蔡士迅	三四
關山今夜月·····	蔣家語	三五

冬祭

丁亞民

那年總是如此夢魘，總是森寒的一個冬季。

他總不敢單獨面對著玻璃窗，面對咆哮吹旋的風，面對木麻黃林隨風挪晃的枝桠；自窗口望下，眺過這片陰寒的林子，看得見新竄生的野草人樣高地哆嗦於風，破落的古墳於慘白的月光下陰笑，彷彿便將坐起一個個吟著笑臉的殭屍。尤其風緊的夜裡，天空可黑得凝得出墨來，燒垃圾的焚烟裊繞墳場不散，總令他幻起一種感覺，恍惚吹旋起久遠古老的風。

學校後頭有堆荒塚，竄亂長些林樹。據說日據時代，學校原是一片墳場，二次大戰時被盟國的飛機給炸翻了，勝利後便改成這個學校，市區也才發展過來。

那年冬天，學校開始傳說起來了，事實上，那該已是許久以前的傳說。但是，那陣子竟又謠

傳起來，緣於「王八蛋」的死屍。

「王八蛋」是校工老張養的一隻灰黃有黑斑的土狗，全身傷痕纍纍，毛都爛脫光了，全校都知道牠叫「王八蛋」，總是看見牠被老張踢來揍去，然後有些頑皮的學生也常學著去踢牠，弄得「王八蛋」成天神經兮兮，滿校東逃西竄，時時哀鳴。然而，每到吃飯的時候，無論如何牠仍會回來，找著飯盆啃咬。

但是，有一日，老張端著飯盆滿校園叫著找牠，卻再怎麼也找不到了，從吃完中飯一直到放學為止，學生們都可看到老張沮喪而慌忙地尋找牠，他們就在教室猛抵著嘴笑，因為老張不時喊著：「王八蛋啊，小狗你在那裡？」「王八蛋?!」……

第二天便有人發現狗屍軟軟泡嘔在墳場邊的汗水潭裡，潭內亂長的雜草看去仍是一樣蒼瑟，卻似乎怒長得更茂密了。

謠傳最先是黑仔說的，學校鬧鬼嘍！

然後每一個陰慘的晚上，風便緊緊颳著，彷彿不甘願土地上留有東西，一古腦想吹呀颳啊，刮得地面乾乾早早不剩一草木，木麻黃林悽楚地相互摩擦不停，窗子便格格格格地顫響，那些千萬鬼魅地搖撼。

是一個女鬼，一個吊死鬼，黑仔嘿嘿抹著嘴說道。

那晚回家，空曠的車棚只孤伶伶剩下他和錦洲的車子。孤伶伶，昏黃的一個燈泡冷冷亮著。他注意起滿地落葉一旋一旋跟風兒竄轉，整空飛舞。他瞠瞠瞪著前方，嘴裡不停跟錦洲講話。有一隻拱著身的貓輕躍上車棚頂，抵著風行進，躡起腳謹慎的足音，像陰謀著什麼，走到遠遠那頭，嗚哇了一聲，帶有夜的陰慘。

但他不得不依然留下來——倒非緣於當初是他提議留校夜讀的，而是他不容黑仔那般輕蔑的模樣，黑仔總是如此傲然！

黑仔是本省的，世代居住在這裡，方圓幾里都是他們親戚宗族。他說，他外公說那是個女鬼，冤死的，已是日據時代的事，很古早了。

「有記得嗎？」黑仔老是說：「門房李不是一直說那隻狗一定會暴死嗎？一定是那樣的。誰叫牠老去挖死人骨，鬼生氣啦，伊要取牠性命！」

前些日子，他們常會看到門房李追打「王八蛋」，聽說是那隻狗時常跑到荒塚堆中刨骨頭，而以前也有人看見過牠咬著乾乾枯枯的骨，滿校園撒歡兒。黑仔總說伊會生氣，不甘放過牠；就像以前的傳說一樣，伊是一隻厲鬼，真厲害喔！

黑仔總是知道許多，零零星星的。他書是唸不好的，成天打球啦，去溪邊游泳啦，和人打架啦，結實的肌肉老是渾身沾滿泥巴，髒兮兮的；但是說也奇怪，大家很難抹去他那般鑿實的感覺，

反是他在班上當王，沒人敢和他作對，也沒人想到去作對，反正黑仔說什麼就是什麼。

學校鬧鬼嘍，那隻狗惹伊嘍！大家便都開始這麼說了。

黑仔領他到窗前，指給他看：「就是那棵！你看，連葉子也長不出來！」還笑笑跟他眨眼睛。他可厭惡極黑仔那副自信的樣子，尤恨黑仔愛炫耀自己自信的樣子。黑仔眼皮一翻，露出腥紅的肉，陰白的眼珠，遂一把捕獲他的手，哀哀嚷道：

「我是冤枉唉，冤枉啊！……伊講：我好苦哇，好冤屈哇！……」

苦哇苦哇，冤枉啊，冤啊，哇啊啊……風竟也穿梭在樹影間喧嚷起來。

總像一個沉重的鬼魅，沉沉壓著他的心。他感到日子真慢，雖說一天一天也只那些書，這本換那本，那本換這本；但那些天氣真是凝濁，永遠只像反反覆覆的風吹著一季歲月，恍惚是那些沒有日曆，沒有計時東西的日子，只一個地球一圈又一圈轉著，是那悠悠的歲月。

黑仔也是反反覆覆愛這麼逗弄他，捉空兒就提那株樹、那墳場、那淌著濃臭血液的女鬼。末了總說，看著吧看著吧，伊不會如此罷休，會鬧起來唉，伊要尋人替伊……。

他說他不信，那些天他總如此說道。

但，黑仔抿嘴訕笑著：「我看，就是輪到老張哩！」

如今回憶起來，老張果然就是那些時開始鬧酒的；就在「王八蛋」死去的那段時間，老張和

門房李據說打了一架，他們學生沒見著，老師們吱吱喳喳地猛談論著，說是在辦公室裡，老張醉得滿臉通紅，直扯著門房李吼嚷，後來便打了起來，還是幾個職員弄他上床的。聽說門房李還比老張大上一級，脾氣也是不好，平常老張都還怕他的，這次倒就怪了。

後來老張就更常酗酒了，隔些天就喝酒，喝醉了就四處遊走，口裡哼唱，有時又像在喃喃喊著什麼，動不動就和人嚷鬧起來。因此，任著他在上課的時候瘋瘋鬧鬧經過走廊，也沒人去管，老師們也只是被鬧得太兇時停下來僵看著同學，可能的情況下，多半是裝得若無其事地講課下去。

黑仔就會趁那時衝著他使個眼色，彷彿說，你看吧，伊是不甘放他干休了！老張鬧得最兇的一次，要數跟校長扯破臉的那回了。

那時恰是中午休息時間，看熱鬧的學生一圈又一圈地阻住了樓梯口，管理組長揹著手提式擴音機，麥克風拿在手上，在一旁走來走去想喊又不敢喊，大家都不理他。

他們倒是急著要看校長的德性，校長穿著筆挺的西裝焦急地站著，油漬漬的臉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不時摘下眼鏡，掏出胸口雪白的手帕猛往紅通通的皮肉抹著拭著，許久才找出空檔說話，勸老張別這麼激動，有話到辦公室講，不要打擾同學之類的；他們膽子大點的便偷偷躲在人群間噓喊起來。

「吵!怕什麼，我偏要吵，他媽就在這兒!我老張生就沒這賤命，幹不來這種事。你愛怎麼辦我，就看著怎麼辦吧!我老張……多吭一聲，多放一個屁，就是他媽狗娘養的草龜!」老張大聲嚷道。

聽說是校長要老張去他家除草，老張不肯，才這麼鬧將起來了。

「老張，你醉了……」校長是這麼笑笑說的，而卻不像是跟老張說話，倒是向四周的人解釋什麼；說完還呵呵笑著。老張的樣子可真是醉了，黑抹抹的臉漾著酒氣，鬍子髭鬚特別醉竄起來，扎滿了整個臉龐，他好像絕少理髮，一叢叢那等怒氣張著，他嘀咕吼個沒完了，兩個毛茸茸的臂膀誇大地張舞，他們都可看到藍藍的刺紋。

後來許多老師和職員都來勸，午睡鈴也提前敲起，他們歎惜地大叫幾聲，只好回教室，因為管理組長以及那些鬼糾察隊便要出動了，沒人想被記過。然而，除了學生間的揣測，整個學校居然不再提起這件事；校長第二天仍然正經地穿著西裝上台精神訓話，吱吱啾啾的女老師間也只是偶而會顯露那麼點怪怪的神情。整個學校真的似乎企圖忘記這件事。那些天，他在抬便當時撞見校長，校長親切地問他飯熱不熱，他低著頭瞞點著便急急走開；學校的氣氛真是窒悶。

吵架那天放學時，他們又看見老張獨自坐在傳達室的石階上喝酒，口中哼唱，頭晃著，手也晃著，墨綠汗衫濡濕一片；手不停在大腿上打拍子，打累了，又拿起胡琴來，呆呆楞著，倒

像不知怎麼去拉。

第二天，老張仍是照常工作；朝會時，他們全在操場，值日生都不准出來，遲到的則在校門口罰站；朝會一向就是這樣，只有擴音機清晰播著校長的聲音，而也只有老張咕哩曠噹提著一個水桶，背著一大捆水管到處橫行；他們學生的視力總是被吸引過去，看他一歪一拐走近洗手槽，看他嘩啦啦提水，沿一路滴滴落落濺出水來，呀一聲推開了門，碰一聲關上；然後又提出另一個水壺……有時，老張會利用這段時間為辦公室地板打蠟，不停鬧出嗡嗡的響聲。

平常上課時，老張常會從走廊來來去去，總會令人疑惑他的事情怎會那麼多：一下子洗廁所、一下子澆水、一下子修籬笆……彷彿一個學校的事就他在操心；下課時，老張也常會在教室與辦公室間穿梭來去，有些時，老張會停下腳步，對著球場打球的學生咧著嘴笑。但是，老張確已變了，大半時間，看去是一副木訥與呆滯的模樣，笑起來，也隱約中含有一絲異樣的神情，該說他已變得恍惚茫然了。

那年冬天，黑仔老愛在噤寒的夜裡數說那吊死鬼的故事，開頭總是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阿公說是日據時代，那時候這裡有好多日本兵……

「聽你臭蓋仙！」急了他就頂回去，「有鬼沒鬼他自己會知道，你自己也沒看見過！」黑仔笑了笑：「你去問他好了，看有還是沒有。別講啦，我知你自己怕鬼怕得要死啦，沒『男